

例刊告廣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行刊費洋五角中縫全一
洋一元八角客登照算封面
及新聞中縫加倍美病及小
說廣告面議

報晶

格價報定
每張五分
每月一元二角
每季三元六角
每半年七元二角
每年十三元
外埠加郵費
廣告刊費另議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神州潑克出版預告

本報出版以來，銷路日見發達。現又組織五彩畫，以副愛閱諸君之盛意。再本報仍循舊例，每逢陽曆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三十日，每日出版一頁。每張五分。外埠加郵費。廣告刊費另議。

十癩年十愈日十

法療自器生男

鑰秘術子靈

普救眼

容嬌貌美
散翳化年少

患氣痛者
注意

兜安氏
眼痛藥膏
此膏專治
眼皮腫爛
眼赤
眼弦眼瞼
等效驗
無比患者
盡一試之

此膏專治
眼皮腫爛
眼赤
眼弦眼瞼
等效驗
無比患者
盡一試之

(翁丹)

小笠的追悼詞
(花拈)

纔害了他、或者各廠主沒有這取縱
幼工的諒解、因此害了他、而且現在

筆戰中之自言自語

（求幸福齋主
人自北京寄）

這回慶門的筆戰，從我的「一封封」起，雖非我的始末所及，但既因一封封惹起，下許多麻煩，這是何苦來呢？後來做了一段「正式談話」打粉，勉強加入戰團，不過把那裏腥酒盪盪一下，一下，在梁園見着侯廷姑，承他的好意，找出陳子芳和第一舞台義務戲的証卷來，我道：「爲這就足夠証明吾說，唱戲的說道，『得那休來且能休』，所以連亡又寫了一聲退出戰團，給畢報寄去，況且疑始和我開老內行老票友，

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
有限公司經理



CHAMBERLAIN'S
COLIC, COLIC, COLIC

廣
告

愛友司光錦

(第二集)
(李涵秋著)
三四四

說着又勉強強着露蘭笑道：打聽來，我兩腿當中，發了些風溼，子吃了兩劑清利導濕的藥，早就平復了。像我們這樣子身如玉的人，道還要去注射六零六的藥水不成？」露蘭想起那一次酒樓上的情事，忍不住啞嘴一笑，便說道：「唉，許是他是七零七八零八又怎樣罷！轉是那不出名的醫生來說罷，叫什麼他掛牌，或者那藥子倒有點效驗。」占梅當時吃了一嚇，又不希望下再問，只得拿話支開了，七搭八搭的，閒閒亂說，露蘭陡然心生一計，舉起酒杯子喂了一口，笑着說道：「提起你笑話兒來，露蘭自然當心，當時時候，手下弟兄們，誰不在那，那些兩合笑，幹許多風月的勾當，每夜夜深人靜，「手」刀無聲，各床舖上，不他在那裏呻吟，便是你在這裏啣喚，兄弟也沒叫法，管東呢，他管東不許多，正好有一天禪着，一個走江湖賣藥的郎中，他替我們合了一罐丹，妙得很，還有「好幾包疳的江太爺，一個個醫治得精神煥發，不但藥到病除，把那一班賣疳疔的丘八太爺，一個個醫治得精神煥發，不但毒拔得干干净净，在他們下半部，也要尋一個把子看看，那有？」梅提着一雙牙，聽得出神，忙接着問道：「好藥好藥，不知你老弟身邊，這樣藥還有沒有？」露蘭笑道：「大哥你問他則甚，你又沒染過這毒？」占紅着脸說道：「自己方便，與人方便，我雖然沒有這毒，若是遇見有毒的，我把來療治，這也是——莊陰陽的心，好處，普度的留下幾包，日服了，却記不得擺在那個衣箱裏，隨後大哥若需用時，我再尋出來給你。」占梅隨即帶帶，深深看地，明說道：「這事千萬托老弟，趕快。」恩兄尋將出來，恩兄有重報，露蘭笑道：「兄弟弟兄們，何消客套，我可付了一會，方才別去，自是以後隔不了兩三日，占梅跑來索那藥，我已經露蘭全是隔口開河，他個懂得？只管拿話支着過去，安置。」他那舊房裏又雇小轎，他自從小轎上，自從進門來，還不曾見。那梅笑吟的，影心，心下有些悶悶不樂，十朝半月，自出城去走走，却輕不去見他的父母，遂着發生肉慾上的思想，便跑來和翠蘭廝混，

兒女英雄傳研究問題

(醒小)

海嘯說：「各位記者，在報上用筆墨描繪，這也是尋開心的勾當，到頭無非彼此大罵一通，這話很有道理。本來大家無仇無恨，也不是爭房子爭地，不過是因為寫了報館裏的筆墨，惹我對於這般人，是不屑理他的。」我道：「海嘯假我疑難急，我的話急，我不理他，有兩兩意思。」是勝武（二）是叫他糊塗一輩子，諸如此類。這交戰的人物還很有選擇，相海上人說，踏同抹子，沒有分別。內行人

不是從他學打魚教釣的麼？僅僅隔開一丈，就見他打撈，不見得我們就同盟起來，以爲「捉雀」手段對他們不同，況且近來談老譚穿酒鞋的，也還另有人（在鄉間亦其一也）就是主張穿鞋的凌齊先生，也說道：「愚近每以詢問老譚老格伯的人，却都說不能下水穿鞋，穿的隨鞋，若老譚不穿過幾次，余就若輩一般人也穿不過幾次此例」可見得小譚的武斷脾氣是行不去的。我不三番兩次想不說話了，到頭總是自由三人的說話起見，我如今只不得不佩服張野芹心，他真會挑撥打聽了，這還有什麼話頭？另外還有一說：「不爭先生，他還嫌我不肯賣氣力，

他說罵罵丁三巴，也是裏應酒鞋。那却不然？丁三把實在穿酒鞋，因爲丁三把是丑角去的，大箱子沒得穿，只選酒鞋，丑角去的又不必備行頭，所以以他的穿是抓地虎，但是我這話話不通，到凌齊先生開拳，而且這話證明他說的，大箱沒有裏應酒鞋的理，譬如穿丁三把東西，那麼大箱子一定也有這理，老譚也說：「可穿上一穿子」（這是笑話，老譚是酒鞋，或者是自置的）總之還是酒鞋，一齊同說一句「死鬼穿鞋，好容易要找對證，酒鞋裏應之說終不得一敗塗地。

尼寺辛夷

雲霧軒主，非余素識，（不審是諸
別字否）但其談論俗部，頗引鄙陋，
謬相推許，偶許掇摭，鄙人隨感，不
及此，因嘗聞京俗陳腐習固，柱
諸老輩言，花旦者，所以飾美婦好
者又各帶風流香色也。（即諸主筆

妻合然或綉長竿，或綉絲竿，則必長帶則必雙，以取姿勢美觀。此則有古語稱可考者也。又綉條椅橫夫人，綉屏一幀，綉二尺短竿，繫五尺單帶，攪之作團圓圈，此狀似不美。然鄉村小兒，折草一莖，結布一縷，隨地亂攪，作旋風舞者，姿勢頗似。劇場中惟綉此團圓者，後而舞之，哪比既屬小兒，又甚常長長（有長至二丈者）。盤旋高繞，以見力，則刺從不見，美人之舞，宜與有則愈度古時，亦必不如是。綉俗而未滿，此等節目，必近劇者所為，而未卒爲此舞者，故也。特質固以爲何如！

名伶梅蘭芳、近納女伶福芝芳爲小妾，粉墨鑲珠，時人羨之。余擬以福芝芳爲賀芝芳，室有芝蘭同臭味。人如梅蘭芳是神仙。（按漢時有梅福者，相傳得道仙去，下句借用其事）

跟誰拿的手段，不爭氣！我來告訴你，那位老頭，他硬說蕭恩第一場第二場同樣的老斗，又說打魚時脫了老頭，回頭再上，又說老斗和褶子不同，老斗短而褶子長，這些怪論，真是聞所未聞，就是小腰也不領賞的。

民國初年，京伶陳紫雲之母，曰陳氏奶媽者，以時設台基，爲營盤所破，治淫人物品極賣腐，而某某數總長與焉，風流之夢方酣，突被警署驚覺，販賄逃去，始幸得免，此民營場之一大怪劇也。余嘗戲改唐虞五經教首以詠其事，比較行篋，舊稿錄之。一日，君自胡回來，知胡同事。來日葵香會。總長脫逃。二日入部問總長。言已采花去。三曰胡中。蜜深不知處。三曰君。何職守。吾職在廳林。停車暫借問。或恐是同黨。四曰。農林將司法。五曰。春春不。莫莫富康山。驚鳥已知。今日。春春不。莫莫處處飛。來雲雨聲。騰落知多少。六曰。阿

者則以青衣正旦飾之矣。故首相貌、婦姑姑貌、非面頰所不能觀者、舉止恭謹、閱路傍俗也故衣身段、夫以相貌美麗、態度優婉女子、其語音字皆正固佳。偶有一二鄉音字、愛美者、隨因而是而棄之、故白口又在其次、至唱工、花旦絕少、故居其花旦、近梅蘭芳所排諸劇、含青衣花旦之唱白兼重、不在此例。高明既爲已、誠恐不敢據陳田諸伶之言、而爲已誦焉、又嘗論七書之義、則綠扮楊梅夫人、歌舞論七書、誠然誠、綠扮楊梅夫人、以飾嬌媚、而旗包、綠扮本點人、以飾嬌媚、而旗包、綠裝、同得天然之態、惟排劇之有違謬、關於唱角之名譽者至重、古者、今雖失傳、梅蘭芳所演、未

旅京雜志

(民國自北京寄)

【北京的市面】簡直是像陰間一樣，紙幣經過日子，五個銅子的，單是那銀錢鋪子說變的，單是那銀錢鋪子的成色。比單銅子的兩倍還得遠，從這點子看來上海市面說窮，還是假窮；北京市面說窮，纔是真窮。

【北京的警察】比外省好上幾倍，據說已欠了三個月餉，却非其法教育各部的老爺們講道理，依舊顧全大局，沒有罷工風潮發生，站在崗上，還是雄糾糾氣昂昂的，治安也很穩健的狀態，就是對於地方一毫也沒有注意。

他這精靈說：『自有明白的人知道，我又何必爲己？』如今這幾個人道：

「被不半先生一談，全都散了出來。只好請尊翁生，再去問問那不提爭的、帶子與老斗，是不是一樣長，是不是一件東西。」大概總有人告訴他那就是紫花襪子哩。至於蕭恩第一場穿老斗恐怕走遍北京也找不出個兒來證明他的話，我爲些問題筆墨起見，纔得和他爭論不料他還大說其捉弄也；此外有句話說凌雲先生、

杭州長山門外、有鄧曰下
浦沙者一家姑媳子孫四
人、姑嫁媳一孝、子買於
日、媳察舅、一日姑思食
中乳

家脫、市子之授婦羞以進
婦臨門穢其中、姑食、覺一聲

吳腋


 遂逼出之。婦羞言姑
 殤、姑惡泣焉。越日
 疾雨雷電。婦適立堂
 中。雷挾火。繞室
 其家人聲聞。霹靂
 雨雷俱止。還視婦。

身候其半。若磨
 之。不答。審之
 沒於土矣。兒視
 婦刺突目。直報
 家人奇驗。召
 起之。鋪地下。

聞非人聲。鋤
 時已開於衆。

曰。天降懲也。
 其夫猶思拯

於地然開
 二眼以下悉
 爲糞食語、
 公遙見一婦、
 隨取掘地
 婦狂吼、慘
 甚、其吼亦
 悲者、集衆
 斯還之報也
 出之、乞勇
 語也、
 力者、使役掘地、忽怨者、鐵
 有、鋤不能入、婦吼、且益
 厲、其知無濟、乃任之、
 婦遂斃、家人環守、覺掘
 下、再日、沒及頸、三日、頂
 滅矣、此辛酉七月下旬事
 也、子家女儲臘、杭人、
 今夏歸杭、適及寓目、爲予
 述如此、且謂見者衆、非妄
 語也、

朱履和支美朱烟牙子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英經理
國公司

抹子究竟什麼樣是蹺，什麼樣是抹子，兩種名目，有無分別，內行是時取而代之以與金線，技果同若

裝今既欲改時裝，是否應脫去老
範圍，重行編排，以合於時裝之趨
動作、言談表情、

以上各條、諸君能以正確眼光、發爲
公平言論、下走極願聞教、但勿爲遠
心談、勿作機捷語、是則深禱者耳、

就不多用名詞了，他這話要是不對呢，是他自己把狐狸露出，我也不用多說了，我現在又有幾個問題，寫出來，向何海鳴、侯統姑、春笙及及其他諸君來討論討論，俗語說，不打不相識，我們既已打成了相識，這次純屬耳相討論，不算是交戰，但是指定諸君而外，如有發言者，概不置答，稿件非由本報發表者亦概不登載。」兒女英雄傳計共八本，為江都李鏡如所編排，與德芳芳，十粒金丹

(五)孫菊仙曾在滬上，排此戲有年，而後改用時裝，以雷戲之排場雖云，但時裝是否合宜，菊仙此舉，是否足以為法，馮子和隨菊仙飾士妹，其裝束技藝，尚能道出詳者。

(六)芙蓉草，亦能從仁寺悅來，折學士何人，何以素素識工，於戲獨美而不用，其登台裝束，視金琴玉璫路二寶果何如，而安設諸人，皆改用本裝，是否類於海上新戲，芙蓉草而來後，是否為海派

秋興八首改杜

(四)

(阿福自北京寄)

[illegible]

廿五號，本來可以開通的，權叔父命茶房
「瓜子花生糖之外，還有新式的鴨腿三個」
「杞禮生開講，說你生所生的三個兒子，
平聲坐在活潑的當中，帶着些婀娜之態，比
些笨子要來的俏人兒來，便是動手談談的
兒，不是泥塑木雕人要求，便是動手談談的
以談談的人，已經在老妓中尋去，所以像
那些人物中，已經不可多得的了，你說
登他們都要來的，索性熱鬧一熱鬧，你該
知道這是不行，現在已過十二點鐘，
這還是他們自己來尋客人的，也有打的
現在的新章程，過了十二點鐘，不能送
現在活到，各各爭奪美，下說再立可

市面油鹽米貴衙門車馬條條運胡同寂寞遊園冷月底房租有所里

(京中英官、類看如是)

、扮故樣學戲二、時同贈貧人口、就
如編此戲、授之金玉琴、在玉琴之前
、詢有人演過此戲否

(三)余玉琴演全本兒女英雄傳、以
唐常兒飾郭公公、以選高麗女、
陸華英飾郭公公、大狗(唱者非
寶洪林)飾張金鳳、寶洪林飾張老
趙仙飭飾賽西施、在玉成時代、且以
楊銀玉飾郭九公、厥後華雲既死、乃
以素雲繼仙承之、蓋即成年之後、亦
伴代大狗而飾張金鳳、此省親見之
事、昔嘗聞之人言、龍長勝曾觀安學

散化、

七兒女英雄傳所記為清時事
排戲是否非用時裝不可、既用時
則舊戲場中之排場羅鼓、是否合
(八)李誠如排兒女英雄傳、原

此報載則謂京華新聞見錄、
云西直門內扒兒胡同某部
宅、其內人因事獲罪、

春

而裝設，爲戲
用，
而

道、他今天興時還要來聽。他是
了，不是說一句迷悟的話，這諸
多的遊歷，說出來煞是可笑，然
所以可以厭煩，說到頭腦，
所必要目，覺得風頭不好，連戲
設高，運氣不在家，也只得束手
難到，推總督的門，這個名目

(雲英)

雪短小，需較
爲寬鬆，且所
店主乃先期
之權往，眾班
以警察眾班
一小婢，雪與

是來，准開到一夜，我們不去罷了。叔爺揭曉，本是輸的，我們去了，他就贏錢，竟有賭鬼的，所以老於賭的人，有許而却有一人相替，手氣好的當兒，一連就出兩個落兒，一連就可以輸幾大摸，這就說他作他們老客常常是如此無論你手不殺任，因爲風勢不利，當可別處去遊玩遊玩，叫做避風。

小相和也，蓋少亦以十日，懷恨之，而班中擊鼓者，即以格棍爲所誤乃別試書童，以錢爲之，又及招事後少年，憤恨無聞，遂逐少年要以其友爲之調解，少年要以悉原授金，且此後不得

劉九公究竟有無其事，尚有可考。竊以三門錢一角之性，乃馬旦、武旦、閹旦，兼而有之。究應屬於何種，能否以一種名稱包括之，以舊戲之臨時證驗，是否可以不明翠玉琴聲，是否用流，及余玉琴演此，特色何在。

大雪覆以數千身。年少
人急。得悉其事。年少
一切。雪充實。節即相
。後數日。雪無餘意。加
命之。忽忽以白眼相
。人然。忽忽以白眼。乃
店。屬以十六日。送一小
。顧香班。交某處。少
約期。陽歷也。店主則
走英租界某宅
辯無死者。雪
適隨雪去。某
。父母人露
。又得某客
得釋。後
雪。憤。欲
故。送棺者

客、雪月力察不信、而婢以爲証、遂寢及婢言、置証幹旋、見屏於少年、見解於以彈丸陷雪、以十六日往、也。